

走進珠峰腳下的村莊：守土與鄉愁



西藏日喀則市定日縣扎西宗鄉托桑林村。新華社記者 孫非 攝

在游客和登山客眼里，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峰是極限，是遠方。而對於生長于她脚下的人們來說，珠峰是他們每日的生活，也是一場永遠的鄉愁。

歸家

33歲的索朗在過年前4天回到了他出生的地方——西藏日喀則市定日縣扎西宗鄉托桑林村。

扎西宗鄉是距離珠峰最近的行政鄉，平均海拔約4300米。從托桑林村出發，開車40分鐘即可到達珠峰游客大本營。這個季節，營地已無迹可尋。旺季供游客住宿的臨時帳篷早已撤走，只有三兩游客不時頂着高原冬季的狂風匆匆拍照後，便登車離去。

然而，扎西宗鄉的30個行政村卻迎來了一年中最熱鬧的時刻。這裡在傳統上屬於“後藏”地區，每年藏歷十二月一日要慶祝後藏新年。今年，後藏年恰與農曆春節同日。歲末至，游子歸。

游子越走越遠，折射鄉村之變。索朗的父輩中很多人都沒念過書，而現在，人口不到8000人的扎西宗鄉大中小學生就有1700多人。索朗17歲離開家，選擇了一條屬於山腳下年輕人的特殊道路。他成了一名登山向导，供職于西藏登山協會，每年都會回到珠峰工作。他家九個兄弟姐妹中，如今只有老三還留在村里。

求學、遠行、成家立業，越來越多珠峰的孩子在外面的世界落了腳。但索朗發現，忙碌並不只是在外打拼的人的專利。

守土

珠峰腳下的耕種季很短，四月末播種，九月收割。但農人的冬季依舊忙碌。索朗家51歲的鄰居格桑，好不容易才騰出一天時間來索朗家參加年前的聚會。

不下地的时候，格桑都在家裡的織機前。靠着編織和售賣一種藏族傳統女式圍裙“邦典”，曾是貧困戶的她終於在田地之外有了新的收入。節慶時購買新衣的人很多，格桑過年時更忙了。

“當貧困戶挺不好意思的。”愛笑的格桑捂住了臉。雖然扎西宗鄉所有貧困戶都享受着至少一項政策補貼，但格桑還是覺得，“要自己想辦法掙錢”。

能想的辦法有限。鄉裡地處珠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，大量核心區土地不能用于建設，生態保護和脫貧增收之間的平衡，考驗着守在這方土地上的人們。

珠峰旅遊是一條路。緊鄰公路、村中又能遠眺珠峰的巴松村就發展成了民宿明星村。而巴松村向前30多公里的游客大本營，旺季時也都由扎西宗鄉的村民經營住宿帳篷。58頂帳篷的經營權按比例分到20個村中，去年總收入超1100萬元。

直接參與旅遊經營的仍是少數，村民們還想要共同富裕。於是鄉裡規定：每頂帳篷要向各村上交6萬元的租金。巴松村把這些錢的百分之八十都分給了村民。

但在遠離旅遊路線的村子，這些租金遠不能解渴。每個村在2019年都成立了合作社。而全鄉唯一一個牧業村藏普村則要求畜牧大戶必須幫助少畜戶，保證每個少畜戶可多分得兩頭母牛用來繁育。

36歲的貧困戶扎西分到了牛，可他仍閑不住，離開村子跑起了運輸，除夕也依舊在路上。他10歲的大兒子阿旺次仁已經懂得心疼父親，被問起想不想讓爸爸留在村里，小家伙腼腆地點了點頭，却也說爸爸告訴過自己，離開是為了給家人更好的生活。

扎西的選擇在多數人靠牛羊就能衣食無憂的藏普村并不多見，但在扎西宗鄉卻越來越普遍。鄉裡去年搞了烹飪、駕駛等多次培訓。產業不能觸碰生態紅線的情況下，外出務工成為時尚。守土，意味着人在世代居住的土地上生生不息，也意味着掌握

平衡的藝術，守護一方水土永續的生機。

戀山

雖被稱作“珠峰腳下的村莊”，但在扎西宗鄉的大部分村里，珠峰并非抬眼可見。然而，每一個珠峰的孩子，都已把這座高聳于家鄉南方的雪峰放在了心裡。

“感謝珠峰，為我們帶來了生計。”這是登山向导索朗的心聲，也是每一個牦牛工的心聲。每逢登山季，鄉裡23個村的村民便有機會趕着牦牛為登山隊運送物資，并在山上撿垃圾獲得收入。卡龍村的南木加去年掙了一萬多元，牦牛成了家裡的寶貝，從不下田耕種。一次在山上遭遇風雪，南木加一點不擔心自己的安危，只是暗暗向珠峰祈禱：“可千萬不要把我的牛收了去啊！”

珠峰鼓了個人腰包，一些村子也把部分帳篷租金和牦牛的收入留作村集體經費，推進公共事業發展。去年，巴松村翻修了水渠和泄洪設施；托桑林村則擴建了村集體活動室，村主任倫珠說，珠峰經濟是村集體經費的最主要來源。

今年是扎西宗鄉2018年脫貧後過的第二個新年，許多傳統儀式將要舉行，但人們却并不會特別祭拜珠峰。對於扎西宗人來說，這座世人仰慕的高峰，只是存在于穿鄉而過的雜嘎河里、山谷回蕩的牦牛鈴聲中、村落建設的一磚一瓦間，和人們的血脈里。

84歲的老人次旺仍然記得自己第一次見到珠峰時的情景。她說自己小時候在托桑林村當傭人，後來，鄉裡的路通到了珠峰大本營，她在兒女的陪伴下乘車來到了珠峰腳下。當三角形的山體豁然出現在眼前，次旺心裡只有一個聲音：

“她是多么漂亮啊，多么漂亮啊……”（記者王沁鷗 侯捷 孫非）